

小眾電影

戳中大眾心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清北路演引熱潮



●北大學子為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點讚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

觀影現場座無虛席，笑聲與抽泣交織，學子們為電影奉上了熱烈的掌聲與一致的好評。不少同學手握仿僑紀念品，感嘆「從前車馬很慢，書信很慢，一生只夠愛一人」在片中被充分具像化。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是一部帶著悲苦底色的溫情之作，以「三無三全」為特色：無大明星、無大製作、無大宣發；卻以全素人、全方言、全真情出圈。從初期排片僅1.6%，到豆瓣評分高開9.1，這部逆襲五一檔的「小眾電影」卻深深戳中了「大眾的心」。

導演藍鴻春在映後交流時表示，潮汕文化是自己創作的給養和源泉。成長於僑鄉的他自小聽長輩說親戚「下南洋」的故事，以前幾乎每個村子都會有「葉淑柔」，劇中許多人物原型皆來自真實經歷。長大後他曾到海外拍紀錄片，見到落地生根的僑胞經歷深深觸動，便想以阿嬤的視角切入，呈現這段歷史，展現老一輩的風骨與真善美。

影片結尾定格在木生蹬着三輪、對未來滿懷嚮往的鏡頭裏。談及這樣的設計，藍鴻春表示：「他們三個人的人生都很讓我們感動，我不希望故事偏重任何單一人物，木生雖走得早，但他的人生卻充滿俠義，所以我希望這個故事結束的時候，他們三個都能到場，這是我的選擇。」

好作品永遠不缺觀眾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作為男女主演的首部電影，李思潼與王彥桐亦分享表演體悟。李思潼飾演「南枝」時年僅20歲，卻準確演繹出了「南枝」的堅韌與獨立。她坦言雖未親歷「南枝」般沉重的離別，但能理解其內心的牽掛，並在拍攝過程中與「南枝」一同成長，「拍過她的戲份越多，我越能跟她產生共鳴。當我完全理解她的選擇之後，我覺得我就可以把她的情感表現出來。」

李思潼透露，在拍攝江邊燒信讀信那場戲時，導演怕她提前哭出來，直到正式拍才讓她

連日來，影片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持續引發觀影熱潮。5月19日晚，主創團隊攜影片走進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，並受到兩校學子的熱烈歡迎與好評。在與兩校學子交流過程中，主創團隊表示，劇中人都真實的、對家國有熱烈情感的人，體現了老一輩人的風骨，他們都是真善美的個體。5月19日夜色漸至，清華大學大禮堂與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前早早排起了長隊。有同學特地從外地提前返校，更有人已是「五刷」，依然意猶未盡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、張寶峰 北京報道

看到信的全部內容，使情感自然流露。她認為「南枝」的堅韌來自生活磨礪，亦是許多長輩的共同特質。「我看到他們生活裏遇到什麼事，都是云淡風輕地就抗過去了，看不到他們一點點有被打擊到。所以我在表演中也會向他們學習。」

「木生」的扮演者王彥桐為貼合角色，苦練潮汕口音並在酒店爬樓梯鍛煉，以演出苦力工的真實感。王彥桐則坦言初次演電影壓力很大，尤其在處理「木生」的哭戲時一度失準，直至在導演引導下深入理解「木生」的內心，「導演告訴我說木生看着照片，他會說女兒跟媽媽差不多高了，兩個男孩哪個大哪個小，淑柔一個人帶着三個小孩好辛苦。聽了導演的講解，那場戲我就會演了。」

影片中展現的潮汕煙火氣同樣細膩動人，製片人鄭萱軒透露，因為預算緊張，戲中場景道具基本全靠「手搓」。戲中大量採用民間實景與生活器物，小至餐具、大至傢俱均向當地居民借用，部分場景甚至利用各餐廳的剩菜剩飯和劇組盒飯還原生活細節，營造出自然真實的煙火氣。

如今電影憑藉口碑發酵，逆襲成五一檔「黑馬」，更引發各界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深入思考。很多觀眾進場時「嘻嘻哈哈」，觀影中哭得「稀里嘩啦」，散場後「沉默無話」，被這部誠意之作深深打動。不少影評人亦表示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證明好作品永遠不缺觀眾，技術和資本永遠不能替代一個好故事和一顆真誠的心。



●劉孟孟感概片中「雙重遺憾」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

「阿嬤」情牽兩岸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安夏）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中傳遞的「有情有義」和「家國情懷」引起兩岸觀眾強烈共鳴。昨日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以僑批為載體、以細膩質樸的鏡頭講述一個跨越山海、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潮汕僑鄉守望故事。潮汕地區和台灣地區在語言、習俗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。看過影片的台灣民眾對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、誠信與情義的內核和濃厚的家國情懷，特別有接觸。一聲「阿嬤」是兩岸同根同源的鄉音，一句「做人一定要有情有義」是兩岸同文同種的根魂。

她表示，台灣民眾喜愛這部電影，充分說明兩岸同胞對中華文化有着共同的傳承和強烈的共鳴。截至目前，已有9部台灣電影在

大陸院線上映，受到大陸觀眾的關注。我們也樂見更多台灣同胞關注、觀看大陸優秀電影，希望更多大陸電影能在台灣上映，讓更多台灣民眾深入感受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與創新發展。

方寸僑批藏山河，一縷鄉音繫兩岸。作為海內外華人專屬的「銀信」，僑批承載着海外遊子的思鄉之情、持家之責，紙墨之間盡是最樸實的人間溫情。僑批樸素的字句間，是遊子用腳走出來的牽掛、阿嬤用心焗熱的等待。中國人的愛，不在修辭，在行動。「食未？」這句潮汕方言，天南地北雖表述各異，情意卻相通。每個人心裏，都住着這樣一句最熟悉的鄉音。電影把質樸的方言與真實的生活原原本本端上來，篤信中國人聽得懂、看得明白熒幕背後那份溫熱的煙火氣。

而最動人的，是歲月深處的至情大愛。一個女子，替素未謀面的另一個女子守了半生。她不追問，不解釋，只是接過一封不會再有回音的信，就用一輩子把它寫下去。這份沉默、隱忍的愛，超越了血緣與生死，正是中國人骨子裏「信」字的分量。



●眾主創分享電影幕後故事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



●清華學子讚電影真實動人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



●清華學子排隊觀影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

讚劇情「反套路」不生硬 清北學子被真情打動

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19日晚間分別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路演。觀影結束後同學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均表示，深刻體會到影片以「真」為核心的藝術力量。亦有來自潮汕地區的同學告訴記者，從電影中獲得了情感共鳴、先輩的故事。

汕頭籍清華大學博士生陳澤凱表示，自己已「四刷」影片。他坦言，初看影片被潮汕身份認同打動，反覆觀看後，最打動他的，正是導演藍鴻春所強調的「真」。他認為，影片沒有濃情渲染與技巧堆疊，而是將鏡頭對準了最平凡的眾生、最真實的鄉土、最純真的情誼以及最厚重的時代。因而能跨越地域，讓各地觀眾乃至全球的觀眾，都能在其中找到情感與記憶的錨點，引發共鳴。他亦稱讚主創團隊深諳觀眾心理，劇情「反套路」卻自然流暢，毫無生硬感。

作為潮汕人，陳澤凱對片中僑鄉故事深有共鳴。他表示，潮汕家庭大多有「過番」打拚的親戚，「我母親的曾祖和外祖輩就曾遠赴暹羅打拚，往家裏寄送僑批與僑匯。」媽媽在觀影時亦頻頻提起童年記憶。這不僅是媽媽個人的回憶，更是我們每一個潮汕孩子成長記憶的一部分。他為主創團隊呈現這樣一部有情有義的佳作，而深感驕傲。

北大第三醫學院學生劉孟孟表示，影片沒有轟轟烈烈的愛，卻用細水長流的溫情告訴我，感情中常有遺憾，但回首時心中留下的往往都是那份最純粹的暖意。他感概片中的「兩重遺憾」：淑柔苦等木生，卻得知其早已離世；她感念南枝代筆、守護的善意遠赴泰國，南枝卻已失憶。正是這些遺憾，反襯出情感的珍貴，人生遺憾常有，但溫暖與真情永遠在人間流淌。

正在清華就讀的香港學子張同學則表示，影片最打動自己的，是在動盪年代南枝感謝淑柔獨自帶大孩子的勇敢與堅韌，會從他人身上學習發光點。「這是一部用情義對抗宿命」的故事，非常充滿力量和溫度。

北大醫學部陳同學亦表示，影片兩次情節反轉令人震撼：一是發現木生早逝的真相，二是南枝默默守護兩個家庭的付出令人動容。「影片情感線符合中國人細膩含蓄的特點，平凡的時光與樸實的故事，更具動人的力量。」

陳澤凱已是「四刷」影片。他表示，影片沒有轟轟烈烈的愛，卻用細水長流的溫情告訴我，感情中常有遺憾，但回首時心中留下的往往都是那份最純粹的暖意。他感概片中的「兩重遺憾」：淑柔苦等木生，卻得知其早已離世；她感念南枝代筆、守護的善意遠赴泰國，南枝卻已失憶。正是這些遺憾，反襯出情感的珍貴，人生遺憾常有，但溫暖與真情永遠在人間流淌。

著名文化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觀影後的交流環節動情地說，「我第一次站在北大百年講堂的舞台上說我是潮汕人，而且很驕傲，這個片子對我來說意義非常。今天大家為這部電影所感動，也為它背後的潮汕人、潮汕文化所讚嘆，這是我感到特別驕傲的地方。」

陳平原直言，「影片中的故事，對於潮汕人來說太熟悉了，我的曾祖父、我的祖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，我們那裏的人對這一段歷史非常熟悉，所以，潮汕人被感動是正常的，但是全國人民會被感動，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」

陳平原特地提到，「很多人都知道潮汕人會賺錢，但是很多人不了解潮汕人會讀書。1993年，饒宗頤教授在香港發起第一屆潮汕學會議，就是要讓全國人民知道，潮汕人不僅能掙錢，我們還在讀書；而且我們很會讀書。所以從1993年開始到現在為止，諸位看到的是一部電影，事實上，這30年間無數的讀書人、學者、文人、官員以及當地的百姓們，都在盡最大的可能性托舉我們的潮汕文化。」

「去年我們編了10卷本的《潮學集成》，在學界影響很大，總結10年來潮學研究的成果。今天因為一部電影讓潮汕人的生活、讓潮汕人的有情有義，讓全國人民都感嘆、感動，我感到特別高興。」陳平原說，「其實潮汕電影是有傳統的。關心人民疾苦，關注百姓的日常生活，關注人心和人性，而不太強調技術和特技以及明星。潮汕人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走過來，藍導是在共同的潮汕文化的土壤中長出來的。」

陳平原特別透露，「最早向我介紹這部電影的不是潮汕人，而是一位台灣作家。他第一時間看了以後告訴我說，這是讓他感覺到很不一樣的南洋敘事，因為我們基本上從僑批這個角度進去，而這個電影寫的最好反而是南洋，南洋的那個故事、那個人情、那個環境氛圍，包括他們讀漢字、讀書的場景，包括他們的艱辛、他們的韌性、他們對唐鄉（中國）的掛念，讓我們特別感動。」

特寫

北大教授陳平原讚潮汕電影關心人民疾苦

●陳平原教授



著名文化學者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觀影後的交流環節動情地說，「我第一次站在北大百年講堂的舞台上說我是潮汕人，而且很驕傲，這個片子對我來說意義非常。今天大家為這部電影所感動，也為它背後的潮汕人、潮汕文化所讚嘆，這是我感到特別驕傲的地方。」

陳平原直言，「影片中的故事，對於潮汕人來說太熟悉了，我的曾祖父、我的祖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，我們那裏的人對這一段歷史非常熟悉，所以，潮汕人被感動是正常的，但是全國人民會被感動，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」

陳平原特地提到，「很多人都知道潮汕人會賺錢，但是很多人不了解潮汕人會讀書。1993年，饒宗頤教授在香港發起第一屆潮汕學會議，就是要讓全國人民知道，潮汕人不僅能掙錢，我們還在讀書；而且我們很會讀書。所以從1993年開始到現在為止，諸位看到的是一部電影，事實上，這30年間無數的讀書人、學者、文人、官員以及當地的百姓們，都在盡最大的可能性托舉我們的潮汕文化。」

「去年我們編了10卷本的《潮學集成》，在學界影響很大，總結10年來潮學研究的成果。今天因為一部電影讓潮汕人的生活、讓潮汕人的有情有義，讓全國人民都感嘆、感動，我感到特別高興。」陳平原說，「其實潮汕電影是有傳統的。關心人民疾苦，關注百姓的日常生活，關注人心和人性，而不太強調技術和特技以及明星。潮汕人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走過來，藍導是在共同的潮汕文化的土壤中長出來的。」

陳平原特別透露，「最早向我介紹這部電影的不是潮汕人，而是一位台灣作家。他第一時間看了以後告訴我說，這是讓他感覺到很不一樣的南洋敘事，因為我們基本上從僑批這個角度進去，而這個電影寫的最好反而是南洋，南洋的那個故事、那個人情、那個環境氛圍，包括他們讀漢字、讀書的場景，包括他們的艱辛、他們的韌性、他們對唐鄉（中國）的掛念，讓我們特別感動。」